



• 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 •

抗日英雄赵一曼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

抗日英雄赵一曼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温野 臧秀 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1959年 沈阳

抗日英雄赵一曼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袁庆余插图

☆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邊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1/16} 1印張·3擇頁·15,000字·印數：1—55,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0090·597 定价(5)0 13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主要描述趙一曼烈士進行革命活動和抗日鬥爭的英雄事跡。

趙一曼幼年時就是一個聰明倔強、反對封建束縛的小姑娘，稍大則接受了革命思想。她在中學讀書時，因領導剪髮、反對英船靠岸等鬥爭，被學校當局開除。此後，她便參加了革命工作，曾在宜昌、江西一帶進行革命活動。

“九一八”事變後，趙一曼同志奔赴東北積極進行抗日鬥爭。1935年，黨派她到抗日聯軍第三軍第二團任政治委員，不久，在一次激戰中，因負傷被日寇捕去。趙一曼在敵人監禁中表現得英勇頑強、堅貞不屈，因而感動了護士和看守，使他們同她一起逃走，但逃至途中又落入敵人毒手中。這位抗日女英雄，在慷慨就義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壯烈犧牲時僅三十二歲。

出版說明

我国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之久的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数革命战士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坚贞不屈，英勇顽强，作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许多革命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颂扬他们的丰功伟业，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有关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书籍，以帮助广大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和抗联战士的英勇斗争事迹。这些书籍主要包括：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歌谣集等。

这些书籍有的是由亲自参加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同志撰写的，有的则是采访记录下来的，“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主要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主持编写的。有的书籍曾出版过，这次又稍加整理补充并经过认真核对，一并重新出版。

讲述和记录的同志，委托我们在这里向读者说明一下：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同志们和烈士们的生前战友、同学和亲属，热情地为我们提供材料和意见，谨此表示衷心谢意。

我们衷心感谢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周保中、冯仲云、伊俊山等同志，在百忙之中或带病为我们审阅稿件。并对为我们积极撰稿的同志们，致以谢意。

目 录

简 历.....	1
聪明伶俐的小姑娘.....	2
打死也不裹脚.....	3
走上正路.....	4
离开家庭.....	6
剪发和反“仇油”.....	7
出国又回国.....	9
在哈尔滨.....	11
瘦李的故事.....	13
第一次战斗.....	15
女政委.....	16
吓不倒.....	18
不屈服.....	19
在医院里.....	21
逃 走.....	22
被 捕.....	24
牺 牲.....	25

簡 历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05年旧历9月16日生，四川省宜宾县人。1923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入四川宜宾县女子中学读书。同年10月，党送她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党又送她去苏联学习，1928年冬因病回国。回国后，在江西、上海等地做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党派她来东北，先后在沈阳、哈尔滨等地做工人运动工作，参加过有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1934年春，党又派她到珠河县抗日救国会做妇女工作，后来任中共珠河铁北区委书记。1935年，当敌人进行疯狂的大“讨伐”时，赵一曼领导当地农民组织了农民抗日自卫队，和敌人展开武装斗争。不久，又调到抗联第三军二团，担任该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部队在滨绥铁路北边的一个山沟里被敌人包围，赵一曼受伤被俘。在敌人法庭上，她始终坚贞不屈。1937年7月5日，被害于珠河，时年三十二岁。

聪明伶俐的小姑娘

四川省宜宾县白楊嘴村，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1905年旧历9月16那天，本村一个姓李的地主家里生下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小赵一曼。

小一曼原来的名字叫李坤泰，赵一曼是她在东北抗日联军时期用的化名。

小一曼长的很好看，在那紅朴朴的带着两个酒窝的小脸上，有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到她家串門的亲戚朋友，都说她的父母有福气，生了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女儿。

小一曼是父母的老閨女，从小就嬌生慣养，长大了，也就成为一个很任性但又很聪明的小姑娘。

八岁那年，小一曼进了私学館。她跟別的孩子不同。別的孩子都很用功，整天忙着背书，而她呢，总是玩的时候多。先生常常从她的书桌里翻出一些象蝴蝶啦、春蚕啦等等的小动物。

小一曼虽然爱玩，但凭她的聪明，功課学的还不坏。有一次自修的时候，她偷偷地跑出去玩，被先生看見了。先生叫她

后来，想乘机难为她一下，让她以后知道用功。于是在课堂上，当同学们的面，叫她马上背出前几天讲过的那几课书。小一曼不慌不忙地把那几课书全部背了出来，一个字也没错。

先生和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先生问她：

“你一点也不用功，怎么背的那么好？”

“啊！您问这个吗？”小一曼高兴起来了，她说：“那是因为我当您讲书的时候，我特别用心的听，再加上姐姐们念的时候，我又听几遍，所以不用我自己死背也就会了。”

先生点点头，但仍然劝她以后不要这样，单凭一点小聪明是不行的，只有自己认真念，才会记的更牢。

真的，小一曼虽然会背书，但是把书里的那些字单独的拿出来，她就不全认识了。她不喜欢这些费脑筋的事，可是这些别扭的事却很喜欢她，经常找上门来，羞的她红了小脸，吐吐舌头。

打死也不裹脚

“好闺女，你一天比一天大了，不裹脚，也不扎耳朵眼，哪像个女孩儿样！”满脑袋封建思想的妈妈，在小一曼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就成天叨咕这几句话。小一曼不听她的，要是说急了，就哭闹一场。妈妈没办法，后来就用一条又长又白的布条，强迫她把小脚紧紧地缠住，外边还套上一双尖尖的小厚底。

鞋。这下子可苦了小一曼，脚疼的钻心，一迈步，就跌倒了。

这一回她说什么也不缠了，一边哭，一边撕下裹脚布，并且用斧子把小尖鞋剥个稀烂。妈妈气极了，就骂她、打她，而她也大哭大嚷地辩驳着：

“打死我也不裹！好好的脚为什么要缠上？脚是走道用的，不是给人家看着玩的。小脚有什么好处？你老人家的脚倒是小，象辣椒一样，可就是不能走道。爸爸一打你，你不能跑，只好满院子爬……”

这些话刺痛妈妈的心，妈妈无言可答了。以后，妈妈虽然还是经常地唠叨着：“裹脚呀！”“扎耳朵呀！”但小一曼总是以哭闹和撒娇来对付心软的妈妈。就这样，赵一曼终于没有裹脚，终于冲破了这一封建社会加在女子身上的罪恶的枷锁，这对她日后的革命活动是有莫大好处的。

走上正路

赵一曼长大了，仍然带着孩子时的性格，既不愿意学针线活，也不愿意好好读书。

这时期，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住在她家。郑佑之是一个进步青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的朋友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为了把赵一曼领上正路，就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把很多新书、杂志、报纸借给她看。赵一曼很快接受

了新思想，她开始对世界和国家大事发生兴趣。

赵一曼读书入了迷，整天整夜的看书，别的什么也不管。妈妈不了解女儿，以为她得了疯病，就到处许愿，求菩萨保佑。

赵一曼的大哥李席儒，虽然是个封建思想很浓厚的人，但对于当时的时局还是了解的。他知道赵一曼被那些新思想迷住了。他很生气，乘赵一曼不在屋的时候，把她的书全搜出来烧了。为了这件事，兄妹俩吵了一次架。

从这以后，赵一曼看书就特别小心了。有一天，家里人明明看见她到厕所去，可是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出来。母亲害怕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就叫二女儿去看看，原来赵一曼在里边一心一意地看书呢。

母亲对她没有办法，只好拿出一块白布，叫她学绣花，好借此收收心。这一回，赵一曼没有反对，很高兴的答应了。从此以后，她就关上門，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看书。要是谁来敲门，她就说：“绣花呢，不叫你们看！”

夜里，她也在看书。要是听见哥嫂的脚步声， she 就把灯吹灭，等他们走远了，再把灯点上。

赵一曼在书本和她大姐夫的影响下，进步很快，1923年冬，她经大姐夫的介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白楊嘴成立了团支部，赵一曼被选为支部书记。

离开家庭

赵一曼很早就想进城去读书，但家里总是不答应，尤其是那个当家长的哥哥。赵一曼头一次向他请求进城读书的时候，曾经被他抢白了一顿。不过赵一曼并没有灰心。为了得到大哥的允许，赵一曼就忍着性子，做些讨他欢喜的事，象帮他记賬啦，給嫂嫂哄孩子啦。

不管赵一曼怎样做，都不能改变哥嫂的想法。后来在大姐夫的支持下，她第二次向大哥请求。

那是一个晚上。她来到大哥的房里，大哥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

“大哥，我要进城去念书！”赵一曼由于激动，说话的声音有点颤抖。

“哟，进城念书！？挺大个姑娘啦，也不知害臊。学堂里男女混杂，不少女学生都养了私生子……”正在給大哥烧烟的大嫂，还没等大哥说话，就撇着嘴唠叨起来。

“用不着你说，我没跟你说话！”赵一曼听见大嫂那不入耳的话，脸都气红了。

“别吵了，要念书就在家念，进城我不答应！”大哥没好气地说着，完了就又躺下去抽他的大烟。

“你不答应我也要！”赵一曼大声地说，接着砰的一声关

上了門，跑回自己的屋子里。

夜里，她好久沒有睡着。怎么办呢？媽媽說話不算，死頑固的哥哥又不答应。她翻来复去的想，最后，她下定决心：偷偷地逃出家門。

不久，家里发生了变化。她大哥和母亲分了家，她和母亲搬到上白楊去住。在赵一曼看来，分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她可以想办法說服媽媽，讓自己进城上学。

媽媽终于被說服了。1925年旧历正月初五，赵一曼帶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家，走上去城里的大道。

剪发和反“仇油”

进城以后，赵一曼考入宜宾女子中学。

赵一曼比一般的女学生开通、大方。她毫无顧虑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講給同學們听，又把借来的新书报給大家看。她待人热情，同學們都願意和她交朋友。

学校成立了共青团支部，赵一曼被选为支部書記。团县委指示她們要发动女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于是她們就开始演話剧，組織歌咏队，开座談会，搞的热火朝天。这座封建的女学堂，再不是死气沉沉的了。

一天，教育局忽然来了一道命令，叫女学生都梳发髻。共青团支部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組織同学坚决反对，因为这个

封建法令是要束縛女学生的自由。

第二天，赵一曼和几个同学去找监学。

“鍾先生，我們不会梳髻，你給我們梳吧！”她們笑嘻嘻地說。

“这是什么話，你們不会，我就会嗎！”鍾先生气呼呼地說。

“喂，同學們！这可沒有办法了。鍾先生也不会梳髻，那咱們就只好剪发了！”赵一曼大声地說。

于是，同来的女学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子，互相剪掉了头发，哄笑着跑开了。

此后，赵一曼的威信就更高了，同學們都很敬爱她。后来学校里成立学生会，她又当选为交际干事。

反对梳髻的事情剛过去不久，又发生了反“仇油”的斗争。

那是端午节的前几天，长江上駛来了一只英国船，船上装满了亞細亞牌煤油。这就是宜宾大奸商李伯衡販运的“仇油”。

学生联合会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决定罢課，号召学生到江边去赶走这只油船，不叫它靠岸。学联内部成立了党团指揮部，赵一曼参加了指揮部的工作。

學生們在江边，冒着大雨守了三天三夜，油船始終沒敢靠岸。

第三天天晴了，李伯衡帶着很多工人，想用駁船偷着把油桶運上岸來。可是這個詭計被同學們識破了，趙一曼和幾十名同學，坐小船來到那些已經裝上油桶的駁船上，同學們動手把油桶推到江里去。趙一曼向那些搬運工人講道理，工人明白了，也幫着同學們推。

奸商李伯衡吓坏了，他一面派人和學生“講和”，一面去賄賂城防司令，請他派兵來鎮壓學生。

軍隊來了。趙一曼毫不畏懼地向他們講道理。士兵沒有打學生，只朝天放了几聲空槍。

學生們終於勝利了，奸商答應三天內把剩下的“仇油”折價賣完，以後再不販運“仇貨”。可是學生們的勝利只是暫時的，第二學期開始的時候，學校就把這次領頭反“仇油”的十三名學生開除了，趙一曼也是其中的一個。

出國又回國

1926年10月，黨把趙一曼送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後來，蔣介石叛變，國共分裂，這所學校也就關門了。

1927年9月，黨又送趙一曼到蘇聯的共產主義大學去學習。在蘇聯，趙一曼和同學陳達邦發生了愛情，不久就結婚了。

趙一曼原來身體就不太好，加上功課繁重，得了很嚴重的

肺病。湊巧，这时候她又怀了孕。经过医生检查，认为苏联天气太冷，对她的病有害处，必须回国休养。于是在1928年年末，赵一曼离开了可爱的苏联，离开了亲爱的丈夫。一个人回到祖国。

回国后，党派她到宜昌做地下工作。在宜昌，她生了一个小孩。

1929年秋，党又派赵一曼到江西省委工作。不久，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赵一曼抱着孩子连夜逃出省城。天象锅底一样黑，大雪不停地下着。赵一曼跑着，跑着，不知什么时候跑掉了一只鞋。孩子被冻醒了，哇哇的哭叫着。赵一曼心里象火烧一样，她恨万恶的敌人，也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

她不辨方向，毫无目的地向前摸索着。走不多远，遇见一个草垛，她知道靠近村子了，但是她不敢去敲老乡的门，只好蹲在草垛里，等待天明。

天亮了，她走进老乡家里，说自己是进城去找丈夫的，路上被土匪抢了，才落成这个样子。老乡看她是个妇女，又抱着个小孩，也就相信了。于是让她烤火，吃饭，还送她一双男人穿的破棉鞋。

五天后，赵一曼到了上海，向组织汇报了情况。在上海，她继续做革命工作。

不久，她把孩子送到湖南她丈夫的家里，由陈达邦的哥哥抚养。她虽然舍不得孩子，但是为了工作方便，为了革命事

业，她还是这样做了。从此以后，她们母子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以后，党派了大批干部到东北来，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赵一曼便是其中的一个。

赵一曼来到哈尔滨以后，在南岗租了一座小房子住下，并和参加过“二七”罢工的工人党员老曹，装扮成夫妻关系。

赵一曼和老曹都在满洲总工会工作，老曹是书记，赵一曼是秘书。

在邻居们的眼里，赵一曼是个地道的家庭主妇；她样样都做，象拖地板，上菜市，做饭，洗衣，补袜子。可是一到晚上，赵一曼就把门反锁起来，用黑布挡住窗户，刻印着各种秘密材料。第二天，她又借买菜或跑商店的机会，把印好的秘密材料放在篮子里，分送给各个同志。

赵一曼常常到哈尔滨电车厂的工人宿舍去，找工人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那时候，她不叫赵一曼，工人都管她叫老子。

电车厂工人的生活很苦，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有时还要受到鬼子和汉奸的打骂。可是当时敌伪统治得很严密，大家只好把仇恨记在心里。